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11



【叁·國羅鳥】

楚留香傳奇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11

楚留香傳奇

【叁·画眉鸟】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留香传奇. 第3部, 画眉鸟/古龙著. -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 1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

I. 楚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0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2008 - 5987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), 原书名为《楚留香传奇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楚留香传奇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肖雪晴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: 55

字 数: 84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/I · 085

定 价: 68.00元(全三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叁·画眉鸟

- 第 64 章 无眉画眉/529
- 第 65 章 英雄会/539
- 第 66 章 暗器之王/548
- 第 67 章 暴雨梨花钉/557
- 第 68 章 病困英雄/566
- 第 69 章 出乎意外/575
- 第 70 章 职业杀人/583
- 第 71 章 欲取先予/592
- 第 72 章 天下无敌/601
- 第 73 章 奇异夫妻/609
- 第 74 章 剑道新论/618
- 第 75 章 多谢借剑/627
- 第 76 章 世家大族/635
- 第 77 章 恩将仇报/645
- 第 78 章 死亡滋味/654
- 第 79 章 错综复杂/663
- 第 80 章 残暴之尤/672
- 第 81 章 你死我活/680
- 第 82 章 仙境与地狱/688



- 第 83 章 前辈风范/697
- 第 84 章 人皮面具/706
- 第 85 章 人为财死/715
- 第 86 章 独行其是/724
- 第 87 章 生死之交/733
- 第 88 章 有女怀春/742
- 第 89 章 虎穴龙潭/752
- 第 90 章 水母阴姬/762
- 第 91 章 生死之搏/771
- 第 92 章 变态心理/781
- 第 93 章 水底大战/790
- 第 94 章 死亡之吻/799
- 第 95 章 出宫维艰/809
- 第 96 章 宝剑无罪/817
- 第 97 章 铁血传奇/826
- 第 98 章 知己知彼/835
- 第 99 章 百战百胜/844

●附录一：真善美重现江湖 宋德令/853

●附录二：《古龙真品集》六部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真善美出版社/856



第64章 无眉画眉

这几乎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，脸上的轮廓和线条，简直完美得和一件精心的雕刻一样。

但这张秀美的脸上，竟缺少了样东西。

现在，是黄昏。

这里是个很热闹的城市，街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扶着老人的，抱着婴儿的……

大多数的人看来都很愉快，因为他们经过一天工作的辛劳，现在正穿着干净的衣服，舒服的鞋子，囊中多多少少都有些自节俭的生活中省下来的钱，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尽情来享受闲暇的乐趣。

另一些人，却从来不知道工作的辛劳，自然也不知道闲暇的趣味，所以看来就有些没精打采。

一个人不去耕耘，就想求收获，是永远也不会愉快的。

这条街道的两旁，有各式各样的店铺，有的卖杂货，有的卖茶叶，有的卖衣服，有的卖花粉，大多数店铺都将他们最好的货式陈列出来，来引诱路人的眼睛。

他们也在瞧着路上的行人，那眼色就好像行人瞧货物一样，路人的兴趣在他们的货物，他们的兴趣却在路人的钱袋。

这些人彼此打量着，彼此微笑着，大多数人都彼此相识，只有两个人，在这里是完全陌生的。

那就是胡铁花和楚留香。

楚留香和胡铁花甚至连城市的地名都不知道，他们既没有打听，也绝不关心，因为他们的兴趣并不在这城市。

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些人的身上。



自一望千里无人烟的大沙漠归来，再见到这些和气的、愉快的、善良的人，实在比什么事都能令他们开心。

这热闹的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家酒楼，他们就选了这地方，坐在临街的窗子旁，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，望着人们的笑容，闻着人们的呼吸。

他们就这样坐着，这样望着，也不知望了多久，桌子上已堆满了锡酒壶，酒壶已都是空的。

胡铁花那张被大漠烈日晒得发黑的脸上，已透出了红光，等到酒壶已开始往地下摆的时候，他才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世上最可爱的，就是这些平凡的人，你终日和他们相处在一起，也许还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爱，但你若是到那见鬼的大沙漠去了一趟，你就会知道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人更可爱的东西了。”

楚留香笑了，笑着道：“这也正是你可爱的地方，一个对人类如此热爱的人，绝不会是坏蛋，一个坏蛋就绝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多承夸奖，我只希望老姬也能听到你这句话。”

提起姬冰雁，他开朗的笑脸上忽然有了阴影，连灌了三杯酒下肚，重重拍了拍桌子，大声道：“我真不懂这死公鸡为什么不肯和咱们一齐走，为什么要回家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你若知道家里有人在等着你时，你也会急着回家的。”

胡铁花许久没有说话，又灌了三杯酒下去，才长叹道：“不错，无论如何，一个男人若知道他的家里随时都有人在等着他，想念他，那实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但最重要的，还是他心里必定要有个值得他怀念的人，否则他的家就算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，你就算用鞭子去赶他，他也不会回去的。”

他虽然还在笑着，但笑容看来却已有些沉重。

胡铁花眨了眨眼睛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又想起了蓉儿她们，是么？”

他不等楚留香回答，就又接着道：“其实她们既已回来了，你根本就用不着再为她们担心，就凭她们三个人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又有谁敢动她们一根头发。”

楚留香只有苦笑，胡铁花也不说话了，因为他已瞧见有个青衣少



年正在向他们这边走过来。

这少年本来就坐在他们旁边一张桌子上的，人长得不但很英俊，而且看来很斯文，很秀气，穿的衣着虽然并不十分华丽，但剪裁得却极合身，质料也很高贵，显然是很有教养的世家子弟。

这样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一定会惹人注意的，何况他身边还有个非常美丽的妻子。

楚留香和胡铁花也早已注意到这夫妻两人了，他们在喝着酒时，这夫妻两人也在喝着，他们的酒虽然喝得令人吃惊，这夫妻两人喝的竟也不少，丈夫喝酒时，妻子居然能陪着他，胡铁花早就觉得羡慕得很。

现在这少年居然抛下他的妻子走过来，胡铁花正不知他是为了什么，青衫少年却已走到他面前，抱拳微笑道：“小弟本不敢过来打扰二位喝酒的雅兴，但见到两位这样的好酒量，却又忍不住要过来请教，但望两位莫要怪罪才好。”

爱赌钱的人，就算连裤子都输光了，也还是喜欢别人说他赌得精、赌得好；爱喝酒的人，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别人说他酒量好的。何况这少年自己酒量也不错，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自然更令人听着开心。

胡铁花早已站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你肯过来，就是你瞧得起咱们，咱们若还要怪你，那就简直不是东西了。”

青衫少年笑道：“小弟若非早已看出两位是豪迈不羁的侠士，也万万不敢过来的。”

胡铁花忽然沉下了脸，正色道：“你本来就不该过来的。”

青衫少年刚怔了怔，胡铁花已接着道：“你若想找咱们喝酒，叫咱们过去就是，怎么能将嫂夫人一个人留在那边桌子上，这至少该先罚三杯。”

青衫少年拊掌笑道：“两位若肯移驾过去，就算罚小弟三十杯也没关系。”

□ □ □

三杯酒下肚，胡铁花已和这少年称兄道弟起来。

楚留香虽没有胡铁花这么容易就能和别人交朋友，却也不是个 · 531 ·



古怪孤僻的人，何况这少年夫妻两人，又实在令人觉得愿意和他们亲近。

这少年不但风度好，酒量好，而且口才也好，他的妻子蛾眉淡扫，不施脂粉，更美得不带丝毫烟火气。

只不过眉宇间总像是带着三分忧郁，脸色也苍白得不太正常，竟像是在生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。

但这种病态的美，却最迷人。

酒楼上十个人中，倒有九个人的眼睛是在瞪着她的。

只要她眼波一转，四座男人们的眼睛都发了直，若还有人不瞧她，那人也定已醉得人事不知。

这青衫少年竟然毫不在意，别人这么样瞧他的妻子，他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像是觉得很高兴。

最奇怪的是，这夫妻两人看来虽都很斯文秀气，甚至可以说是弱不禁风，但一双眼睛却是神光充足，明如秋水。

楚留香知道只有内功极深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眼神，这夫妻两人无疑是武功极高明的人物。

但他们无论是言谈和举动，却又偏偏不带半分江湖气，无论怎么看，也绝不像是武林中人。

楚留香也不禁越来越觉得这两人有趣了。

对别人的妻子，他自然不便瞧得太仔细，但此刻这少年正向胡铁花频频劝酒，他的妻子也垂着头在轻轻咳嗽。

灯光斜斜照过来，正好照在她的脸上。

楚留香的目光，也和灯光同时落在她脸上。

这几乎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，脸上的轮廓和线条，简直完美得和一件精心的雕刻一样。

但这张秀美的脸上，竟缺少了样东西。

从楚留香这方向看过去，恰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双眉，但她竟然是没有眉毛的，她的眉毛竟完全是画上去的。

楚留香连呼吸都停住了。

“画眉鸟”！这美丽的少妇难道就是画眉鸟？

在这一刹那间，秘谷中那些少女们的尸身忽然又出现在楚留香眼前，每一个人都死得那么惨，每一个人脸上眉毛都已被人削去……



这难道就是因为她自己没有眉毛，所以她每杀死一个女人时，都先将她们的眉毛削光？

楚留香只瞧了一眼，就立刻抬起头，那青衫少年已微笑着向他举杯，楚留香也举起酒杯，微笑道：“小弟已叨扰了兄台许多杯了，却连兄台的尊姓大名还不知道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我只顾喝得痛快，却将这件事忘了，这实在该罚三杯。”

青衫少年等他喝完了三杯酒，才笑着道：“小弟李玉函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那少妇竟也举杯笑道：“两位为何不问我的名字呢？难道因为我是个女人？还是因为女人嫁了人后，就不该再有名字了么？”

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，笑道：“看来咱们又该罚三杯了。”

李玉函笑道：“贱内柳无眉，两位莫看她好像弱不禁风，其实她不但脾气和男人一样，打起架来，也绝不会输给男人的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哦！想不到大嫂还是位女中豪杰。”

柳无眉嫣然道：“其实我本来连名字也和男人一样，只不过小的时候生了场大病，虽然没死，但眉毛却掉光了……我现在的眉毛是画上去的，两位难道看不出么？”

楚留香本以为她一定要将这件事极力隐瞒，谁知她竟自己说了出来，楚留香不禁又觉得很意外。

只听李玉函道：“现在该轮到小弟请教两位的大名了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姓胡，叫胡铁花，他……”

楚留香正不知是否应该让他说下去，就在这时，竟忽然有个人直冲了过来，指着楚留香大叫道：“各位可瞧见了么，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楚留香，楚香帅，各位有幸能见到楚香帅的真面目，实在都应该站起来喝一杯。”

他嗓子就像是卖狗皮膏药的，这么样直着喉咙一嚷，满楼的酒客都吃了一惊，虽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楚香帅是何许人也，但只要是在江湖上跑跑的人，听到楚留香这名字，面上都不禁变了颜色。

最吃惊的人，自然还是楚留香自己。

只见这人蓝衫灰裤，用黑布扎着裤脚，却敞开了衣襟，左边太阳穴上，贴着块金钱膏药，看来正是个标准的流氓地痞，这句话嚷完了，

居然转身就要走，楚留香还沉得着气，胡铁花却已一把拉住他膀子，笑嘻嘻道：“朋友贵姓呀？怎会认得楚留香的？”

这人还想挣脱他的手，但胡铁花轻轻一用力，他已疼得头上直冒汗珠子，咧着嘴笑道：“小的只是个卖膏药的，怎么会认得楚留香这样的江湖高人，这不过是有人给了小的十两银子，叫小人来这里嚷一嚷的。”

胡铁花知道他这话说的不假，因为就凭他这点本事，想认识楚留香也不可能，楚留香已皱着眉问道：“是谁给了你十两银子，叫你来的？”

这大汉苦着脸道：“那人说是楚香帅的朋友，小人也未瞧清他的模样。”

胡铁花瞪眼道：“你难道是瞎子不成？”

这大汉道：“他将小人拉到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，又背着光，小人只瞧见他手里提着一个鸟笼子，笼子里好像有只画眉鸟？”

胡铁花失声道：“画眉鸟？”

他立刻转过去瞧楚留香，楚留香却完全不动声色，只是笑了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那人是我们的朋友，他这是和我们开玩笑的，你走吧！”

胡铁花只有放开手，这大汉就一溜烟似的逃下楼去。

李玉函像是也怔住了，这时才长长吐出口气，拊掌道：“眉儿眉儿，你听见了么？你最钦佩的楚香帅，现在就坐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敬他一杯。”

柳无眉笑道：“我当然想敬一杯，只怕楚香帅现在已喝不下去了。”

李玉函道：“喝不下去？为什么？”

柳无眉道：“你若被这么多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，你还喝得下酒么？”

她又向楚留香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所以香帅你也用不着再陪着我们，你若要走，我们也绝不会怪你的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在下本不愿走的，但现在……现在也只好告辞了。”





□ □ □

一走到楼下，胡铁花就用力一拍楚留香肩头，道：“老臭虫，你不是见过的女人很多么，但像柳无眉这样的女人，你只怕也没有见过吧？她人长得漂亮还不说，而且……而且又豪爽、又妩媚、又体贴，她对你都那么体贴，知道你坐不住了，立刻就让你走，何况对她的丈夫。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不错，这点倒的确很难得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难得？又何止难得而已，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我敢说天下再也找不出有第二个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！”

胡铁花道：“有些女人也有许多好处，但女人就是女人，每个女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，有的噜里噜苏，有的装腔作势，有的冷若冰霜，有的却又太水性杨花，有的不许丈夫喝酒，自己却拼命吃醋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既然每个女人都有毛病，她难道不是女人么？”

胡铁花一拍巴掌，道：“妙就妙在这里，所有女人的好处，她全有了，但女人的毛病，她却一样都没有，所有男人的好处她也全有了，却又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还有第二个，我拼命也要娶她做老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才见了她一面，就对她如此清楚了么？”

胡铁花挺了挺胸，大声道：“你莫以为只有你了解女人，我姓胡的比你也未必就差了许多。”

楚留香淡淡道：“你难道没有想到，她可能就是画眉鸟么？”

胡铁花简直要跳了起来，瞪眼道：“她是画眉鸟？你可是有毛病么？她若是画眉鸟，那提着鸟笼子的人又是谁呢？……她若是画眉鸟，我就将脑袋切下来给你当夜壶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对自己的想法有了怀疑，过了半晌，才喃喃道：“今日我们吃了人家一顿，明天总该想法子还人家一顿才是。”

胡铁花拍掌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只有这句话还像是人话。”

他们本就准备在这里住一宵的，所以早已找了家干净的客栈，订下了两间干净的屋子。



月光照着窗前的梧桐,秋意已经很浓了,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阵桂子的清香,似乎在催人入梦。

但胡铁花还坐在楚留香屋子里没有走,楚留香也没有催他去睡,因为楚留香知道他最怕的就是寂寞。

何况,如此星辰,如此月夜,一个人身旁也实在不能没有个好朋友,楚留香望着窗外的明月,悠然道:“桂花这么香,中秋只怕已在我们不知不觉间过去了。”

胡铁花恬然叹了口气,道:“也不知有多少事都在我们不知不觉间过去了,又何止中秋呢……”

就在这时,突听一阵嘈杂的人声传了过来。

接着,一人大呼着道:“楚香帅就住在这里么?姚长华特来拜访。”

楚留香皱眉道:“不好,原来画眉鸟叫人在那酒楼上一嚷,是想替咱们找麻烦的。”

他一句话刚说完,院子里已闯入一大堆人来。

这些人有的手里提着灯笼,有的竟抱着酒坛子,有的已醉态可掬,有的却是睡眼惺忪,像是刚从床上被人拉起来的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一人,手长脚长,又黑又瘦,三两步就抢到窗子前,眼珠子滴溜溜一转,抱拳笑道:“哪一位是楚香帅?在下姚长华,本是少林门下的俗家弟子,现在在这里开了家小镖局,久仰楚香帅的大名,楚香帅既然光临此地,若不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,那就太瞧不起在下了。”

这人说话又急又快,就像是连珠炮,说到“少林门下”四个字时,他一张黑脸上已满是得意之色。

对付这种自命不凡的人,胡铁花实在一点法子也没有,他正想悄悄溜开,谁知楚留香竟拍着他肩头笑道:“看来你的面子真不小,竟劳动这许多朋友来看你。”

胡铁花眼睛却发直了,但这时窗外一大堆人都在向他抱拳施礼,他再想否认,已来不及了。

只听大家七嘴八舌,都在说什么……“久仰楚香帅的大名啦!今日能见到楚香帅,实在太高兴啦!”

胡铁花见到楚留香已躲到一边去,只恨得牙痒痒的,眼珠子一



转,忽然大笑起来,道:“不错,在下就是楚留香,但楚留香只不过是个强盗小偷而已,又怎敢劳动各位的大驾到这里来看我。”

他一面说,一面瞟着楚留香,怎奈楚留香还是笑嘻嘻地负手站在那里,竟然一点也不生气。

姚长华却听得怔了怔,过了半晌,才皱眉笑道:“楚香帅实在太谦了,江湖中谁不知道楚香帅劫富济贫,大仁大义,这强盗小偷四个字,谁敢用在香帅身上?”

胡铁花哈哈笑道:“你们当着我的面不敢,背后只怕在骂楚香帅不但是强盗,还是个混蛋哩!”

姚长华又怔了怔,干笑道:“香帅当真风趣得很,风趣得很。”

他像是生怕这位楚香帅又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,赶紧接着道:“在下先替香帅引见几位朋友……这位毛健光,人称‘神拳无敌大镖客’,这位赵大海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了十来个名字,其中不是“神拳”,就是“神刀”,不是“无敌”,就是“威镇”。

胡铁花瞧着这些人的尊容,再听到这些响当当的外号,简直连大牙都要笑掉,忍住笑道:“各位此番前来,究竟有何指教呀?”

赵大海抢着道:“在下等久仰楚香帅非但轻功天下无敌,酒量也是天下无双的,这次有了机会,大家都想敬香帅几杯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:“错了错了,你们全错了,我楚留香轻功虽马马虎虎,但酒量却比老臭虫也大不了好多,真正酒量无敌的人,在那里哩!”

他的手往那边一指,大家的眼睛都跟着瞧了过去,楚留香再想走也走不了,胡铁花大笑接着道:“啾啾! 这位胡铁花胡大侠,才真正是酒中的大豪杰、大英雄,各位若不多敬他几杯,那才真是遗憾得很。”

他话未说完,一群人已都涌进屋子里,十个人中已有五个人向楚留香那边挤过去。

胡铁花这下子才算报了仇了,也不等别人敬他,自己先抢过酒杯,咕嘟咕嘟灌了三杯下肚,又大笑道:“其实我楚留香非但酒量不如这位胡大侠,武功也不如他的,有天我定要和他比武,五十招内就被他摔了个大筋斗,头都摔破了……你们看,这里还有个疤哩,若不

是他手下留情，这疤只怕还要大三倍。”

大家听得都瞪大了眼睛去瞧楚留香，纷纷道：“真的么？胡大侠你……”

楚留香头都被吵晕了，也听不出这些人乱嘈嘈的在说什么，只有摸着鼻子苦笑，心里却恨不得将胡铁花的这张大嘴用草塞住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“呼”一声，一样黑忽忽的东西自窗外飞了进来，带着一股强风，将窗子都震得“吱吱格格”地响。

众人大惊走避，这样东西已“砰”地落在桌子上，将桌上的东西都震得飞了起来，竟是摆在院子里的大金鱼缸。

这个金鱼缸少说也有三五百斤重，此刻竟被人自窗外抛了进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桌子上，而且缸里的水竟半点没有溅出，这份手力腕力，实在令人吃惊，众人不禁一齐向窗外瞧出去。

繁星满天，月光如水，院子里的梧桐，就像被水洗过了似的，苍翠欲滴，梧桐下却已多了两条人影。

这两人也不知是何时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两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，面上却各戴着个面具。

矮的一人戴的面具，正咧开大嘴在笑，高的一人戴的面具，却撇着嘴在哭，两个面具一哭一笑，一青一白，在白天看来，也许很滑稽，但在这静静的黑夜中看来，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。





第65章 英雄会

胡铁花怔了怔，大笑道：“两位难道要请我吃死人么？”

他笑声忽然停住，戴着笑脸的人竟已将手伸进棺材，“格叱”一声，像是拗断了样东西。

晚风吹过，将两人黑色的长袍吹得猎猎飞舞，也将一阵寒气吹进了窗户，姚长华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吃气道：“这……这两位也是香帅的朋友么？”

胡铁花摇头道：“非也。”

姚长华骇然道：“那么这两人是谁呢？”

胡铁花咧嘴一笑道：“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，你是堂堂少林门下，又是这里的地主，地面上若有了来历不明的人，你怎会不知道？”

姚长华挺了挺胸，也想摆出少林弟子的架子来，但抬头一望，窗外四只眼睛正冷冰冰瞧着他，冷得就像刀。

戴着笑脸的那人格格一笑，缓缓道：“想不到这里还有少林门下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”

他嘴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自地上捡起块砖头夹在两掌之间，说到“失敬了，失敬了”，这块砖头忽然“簌落簌落”地落了下来，落满了一地，这块砖头被他两只手轻轻一夹，竟已变得粉碎。

这手掌上功夫露出来，莫说姚长华等人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就连楚留香和胡铁花都不免为之骇然。

戴着哭脸的那人阴恻恻道：“久闻少林神拳天下无敌，朋友可愿意出来赐教几招么？”

这人说话阴阳怪气，竟真的像是在哭。

姚长华鼻子里直喘气道：“我……在下……”



话未说完，他身子忽然倒在赵大海身上，竟是两条腿发软，连站都站不住了，毛健光瞧了胡铁花一眼，忽然壮起胆子，大声道：“朋友是哪条道上的？难道不晓得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？”

戴着哭脸的人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戴着笑脸的人大笑道：“看来也不过是几个只会大言欺人的鼠辈而已。”

毛健光涨红了脸道：“朋友嘴上最好放干净些，可知道名满天下的胡大侠和楚香帅都在这里。”

戴着哭脸的人道：“我等今日正是来找胡大侠和楚香帅的，只要是这两人的朋友，也全都算上，和这两人没关系的，最好站到一边去。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轻轻抚着树干，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树上的梧桐叶忽然雨点般落了下来。

屋子里的人就像是被人用鞭子赶着似的，“忽拉”一声，都散到两边去了，只留下胡铁花和楚留香在中间。

毛健光赔笑道：“咱们和楚留香可没有什么关系，简直连认都不认得，是么？”

别的人立刻纷纷赔笑道：“根本就不认得……谁是楚留香呀？”

戴着哭脸的人冷冷道：“果然是一群鼠辈。”

戴着笑脸的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们两人就出来吧！”

胡铁花忽然走到毛健光面前，笑嘻嘻道：“毛大镖客，你我多年的交情，你不帮帮我的忙么？”

毛健光连嘴唇都发白了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，我根本不认得你，你怎能血口喷人？”

胡铁花笑道：“你既不认得我，这杯酒就还给你吧！”

他举起酒杯，将杯中的酒慢慢地倒在毛健光头上，毛健光已吓得呆如木鸡，连躲都不敢躲。

胡铁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真该改个名字，叫大嫖客还好些。”

笑声中，他已穿窗而出。

外面两个人也立刻飞身而起，一闪便掠出墙外，再一闪已没入黑暗里，轻功之高，竟也令人吃惊。

但楚留香和胡铁花的轻身功夫比谁也不差，只是两人见到对手